朝鮮正祖朱子選本編纂與中國文獻關係芻論
─以佚本《朱子選統》爲中心

林 侑 毅

中文提要

自朝鮮王朝建立以來, 大力推行“崇儒抑佛”政策, 儒學發展進入前所未有的全盛期。十八世紀後, 被譽爲朝鮮王朝文藝復興君王的正祖, 尤其推崇朱子學作爲儒學的重要一環, 並親自進行朱子選本的編纂, 自世孫時期至1800年辭世的27年間, 共編纂十冊朱子選本。

本文就正祖文集《弘齋全書》所收《群書標記》中, 正祖對各朱子選本親撰的解題, 考察正祖朱子選本的文獻來源與編纂方式, 可知正祖並非直接就《朱子大全》、《朱子語類》摘錄成書, 而是多以前人選輯成果爲基礎, 參校《朱子大全》、《朱子語類》二書, 進行重新編排與刪削增補的作業。其中《朱子選統》一書雖已亡佚, 然而藉由《群書標記》中〈朱子選統三卷〉一文目次, 對比中國現存朱子選本, 發現正祖《朱子選統》與康熙《御纂朱子全書》二書目次幾乎一致。康熙《御纂朱子全書》一書的編纂動機, 乃欲編成一部富國安民、統一學術的重要典籍, 與正祖完成“一通之書”, 以朱子學教化天下的心願頗爲吻合。本文認爲, 在《御纂朱子全書》傳入朝鮮後, 正祖見康熙已完成一部“朱子全書”, 興起效尤之心, 乃以此書爲本進行《朱子選統》的編纂。通過本文新發現的史料關聯, 將可提供正祖朱子學研究一項新的資料。

關鍵詞：正祖, 康熙, 朱子選統, 御纂朱子全書, 朱子學

---

* 林侑毅：韓國高麗大學國語國文學系漢文學專攻博士候選人(lice520@gmail.com)

** 本文曾以〈朝鮮正祖朱子選本的編纂與中國文獻的關係──以《朱子選統》爲中心〉爲題, 於2014年7月由中國成都杜甫草堂會、四川師範大學韓國研究中心、韓國漢文學會共同主辦之“韓國漢文學會2014年度國際學術大會──東亞視野中的杜甫詩學”會議上發表。會中獲與會學者諸多寶貴意見, 使本文得以更臻完善, 謹此致謝。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BK21 Plus projec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Scholars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Korea University.

一、引言

朱子學傳入朝鮮半島, 最早可追溯自高麗王朝(918-1392)的學者安裕(1243-1306)。安裕於高麗忠烈王16年(1290)入元, 手抄朱子書攜回高麗, [1] 是目前所知朱子學傳入朝鮮半島之始。[2] 同一時期入元留學燕京, 師從朱子五代傳趙孟頫(1254-1322), 學習朱子學而歸的高麗學者白頤正(1260-1340), [3] 以及兩度入元學習朱子學, 歸國後致力推廣普及朱熹《四書集注》, 促使高麗儒學由漢唐儒學轉向朱子學的權溥(1262-1346), [4] 亦對朱子學在朝鮮半島的發展興起推波助瀾之功。日後經李齊賢(1287-1367)、李谷(1298-1351)、李穡(1328-1396)、鄭夢周(1337-1392)等人的演繹與闡發, 逐漸奠定朱子學在朝鮮半島的地位。[5]

自李成桂(1335-1408, 在位1392-1398)率兵發動政變, 推翻以佛教爲國教的高麗王朝, 於1392年建立朝鮮王朝(1392-1897)後, 在開國功臣鄭道傳(1342-1398)等人的主導下, 以"成均館"爲根據地, 戮力推行"崇儒抑佛"政策, 朱子學始尊爲正宗。被譽爲十八世紀朝鮮王朝文藝復興君王的正祖(李祘, 1752-1800, 在位1776-1800), 堪稱朝鮮王朝歷史上對朱子學的發揚貢獻最大的統治者。正祖於8歲(英祖35年, 1759)受冊封爲王世孫, 自世孫時期即已展開朱子選本的編纂作業, 將《朱子大全》、《朱子語類》化博爲約, 使朱子初學者"便於省覽而專於致力也"。[6]

正祖一生勤於讀書, 著作豐富, 在位期間一方面試圖強化君權, 一方面推動"文治"政策, 爲朝鮮王朝最著名的"君師"。[7] 其學問尤其於朱子書用力最深, 自世孫時期至1800年辭世的27年間, 共編纂十冊朱子選本, [8] 依年代先後

---

1 "安子之生, 當宋之淳祐三年癸卯, 距朱子歿四十歲後。四十八歲庚寅如元, 得見朱子書, 知其爲孔子嫡傳, 手抄以歸, 即朱子歿後九十一年。" 李商永, 〈晦軒先生實記跋〉, 《國譯晦軒先生實記》卷5, 頁501。

2 鄭卜五, 〈韓儒李退溪與中國儒學之關係〉, 頁108。

3 金起賢, 《朱子學在朝鮮朝的流衍及其影響之研究》, 頁5。

4 李甦平, 〈朱子學在高麗時代的傳播與發展〉, 頁2。

5 李甦平, 〈朱子學在高麗時代的傳播與發展〉, 頁1。

6 "近世新學小生, 多不從事於性理之書, 予甚惜之。朱書百選之亟令印布, 蓋欲簡其卷帙, 使學者便於省覽而專於致力也。" 正祖, 《日得錄》四, 《弘齋全書》卷164, 頁3。

7 金鎬, 〈《古今圖書集成》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 頁245。

8 朝鮮半島的朱子選本, 最早始於李滉的《朱子書節要》, 其後亦有大量民間朱子選本的出現。"我朝則正廟御纂《朱子會選》、《紫陽會英》、《紫陽手圈》、《朱書百選》, 此其大概也。其他華東儒賢所纂朱書, 開列于後, 俾我後昆, 雖在窮峽, 知有紫陽之書, 已備於我云爾。……《朱子大全箚疑》二十卷(尤庵先生宋時烈纂)、《朱子大全箚疑補遺》八卷(金敏材、金潤秋、閔彝烈同輯)、《朱子大全箚疑後語》十卷(李宜哲輯)、《朱子語類》五十卷、《語類抄》八卷(我東所抄)、《朱子語類考解》十卷(李宜哲輯)、《節酌通編》二十卷(尤菴宋先生輯)、《節酌通編補遺》五卷(俟考)、《朱子會選》二十四卷(正宗朝御纂)、《紫陽子會英》(正宗朝御纂)、

爲《朱子會選》48卷(1774)、《兩賢傳心錄》8卷(1774)、《紫陽子會英》3卷(1775)、《朱子選統》3卷(1781)、《朱書百選》6卷(1794)、《朱文手圈》10卷(1798)、《雅頌》8卷(1799)、《朱夫子詩》12卷(1800)、《朱子書節約》20卷(1800)、《御定朱書分類》12卷(1800), 惟其中筆寫本《紫陽子會英》、筆寫本《朱子選統》、筆寫本《朱子書節約》三冊皆已失傳, 僅能透過《群書標記》所收各書解題, 一窺該書目次及編纂方式。本文擬就正祖文集《弘齋全書》所收《群書標記》中, 正祖對各朱子選本親撰的解題, 概略考察正祖朱子選本的文獻來源與編纂方式, 並就其中已亡佚的《朱子選統》一書, 發掘其與中國文獻的關係, 藉此一窺正祖編纂《朱子選統》的意圖。期待此一新發現的史料關聯, 提供正祖朱子學研究一項新的材料。

二、正祖朱子選本的文獻來源與編纂方式

正祖自幼喜讀朱子書, 即位後亦持續不懈,《朝鮮王朝實錄》及《群書標記》皆有相關紀錄。

> 上自春邸 ,喜讀朱子書 ,就《大全》、《語類》手加彙選爲《選統》、《會選》、《會英》諸書。至是取其書牘 ,約之爲《百選》。[9]
> 余自辨志以後 ,酷好朱子書 ,繙閱不釋手 ,誦念不絕於口 ,講究思索 ,不忘乎心。[10]

正祖何以喜讀朱子書, 究其原因, 乃朱子深得儒學之旨, 足爲後世學者典範。正祖嘗言："學者欲得正, 必以朱子爲準的。"[11] 又言："孔子之道, 大明於朱子……故欲觀孔子之道者, 必先考質於朱子。"[12] 朱子求學之道條理明確, 更堪爲學者精深儒學的依歸。

> 朱子定著經說 ,明白的確 ,所以往復發明者 ,其於道理精粗 ,功夫次序 ,委曲詳盡 ,無復餘蘊 ,學者但當依其門路 ,尋繹脈絡。[13]

《紫陽手圈》(正宗朝御纂)、《朱書百選》二卷(正宗朝御纂)、《朱書分類》八十卷(姜浩溥輯)、《朱書入門》十卷(鄭履煥輯)、《朱子書節要》二十卷(退溪先生李滉輯)、《朱文酌海》一卷(愚伏堂鄭經世輯)、《朱子纂要書說》(磻溪柳馨遠輯)、《朱書記疑》二卷(俟考)、《朱子言論同異考》四卷(南塘韓元震輯)、《朱書講錄刊補》六卷(李栽撰)、《朱子抄選》二卷(俟考)、《朱子學的》二卷(俟考)、《朱書要類》六卷(俟考)、《朱子封事》二卷(俟考)、《朱子奏箚》一卷(俟考)、《朱子年譜》二卷(俟考)、《朱子語錄解》一卷(俟考)。"李奎景：〈朱子晚年定論辯證說〉,《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上冊, 卷12, 頁907-908。

9 《正宗大王實錄》卷41, 18年(1794, 甲寅)12月25日(戊寅), 第2條記事, 頁534。

10 正祖, 〈朱子書節約二十卷〉,《弘齋全書》卷182,《群書標記》, 頁21。

11 正祖,《日得錄》五,《弘齋全書》卷165, 頁3。

12 正祖,《春邸錄》,《弘齋全書》卷4, 頁18。

13 正祖,《日得錄》五,《弘齋全書》卷165, 頁3。

然《朱子大全》112卷、《朱子語類》140卷, “其卷帙既博, 領略甚難, 不可無反約常目之資”, [14] 初學儒學者, 必不能短時間內一窺朱子思想全貌, 又因“今人之患, 在於博而寡要, 擇而不精, 故欲令其先從約處下手, 亦升高自卑, 行遠自邇之意”, [15] 於是“欲簡其卷帙, 使學者便於省覽, 而專於致力”。[16] 其最終目標, 在於藉由朱子選本的編纂作業, 達到“博以至於約, 約以至於大成之義”[17]的目標, 進而編成一部“一通之書”。[18] 正祖爲各朱子選本所撰解題, 多收入《弘齋全書》卷179-184的《群書標記》中, 〈表一〉依各篇朱子選本解題所列目次, 考察其文獻來源。其中除《朱子會選》爲徐命膺(1716-1787)承正祖之命所撰, 屬“命撰”[19] 書外, 餘書皆爲正祖親撰。

〈表一〉正祖各朱子選本目次及文獻來源

時間	書名、卷數	目次	文獻來源
1774年	《朱子會選》48卷	詞、詩、封事、奏劄、議狀、奏狀、辭免、書(時事出處、汪張問答、呂劉問答、陸陳辨答、問答論事、問答、知舊門人門答)、雜著、記、跋、序、銘、箴、贊、碑、墓誌銘、行狀、公移、續集、別集、補編(書)、外編(詞、跋)	《朱子大全》
1774年	《兩賢傳心錄》8卷	書、封事、奏劄、疏劄、議狀、誌文、說、碑、序、跋、銘、傳、賦、詩	《朱子大全》《宋子大全》
1775年	《紫陽子會英》3卷	時事、問答、古事、儒先、學、敬、誠、戒懼謹獨、性、仁、心、中、忠恕、浩氣、論辨、經、史、科舉、詩學、象數、書籍、雜記、詩文(各體鈔附其下)	先《朱子大全》, 後《朱子語類》
1781年	《朱子選統》	小學、爲學之方、存養、持敬、	先《朱子語

14 正祖, 〈朱子選統三卷〉, 《弘齋全書》卷179, 《群書標記》, 頁21。

15 民族文化推進會, 《國譯國朝寶鑑》卷74, 正祖甲寅18年12月, 頁14。

16 正祖, 《日得錄》四, 《弘齋全書》卷164, 頁3。

17 正祖, 〈五子手圈十卷〉, 《弘齋全書》卷181, 《群書標記》, 頁21。

18 “予於朱子, 尊慕而表章之者, 靡所不用其極。……但念朱子平生纂述極其廣博, 自經書《集傳》、《集註》、《章句》、《通解》、《或問》以外, 片言單辭之散見而錯出者, 何莫非精義達辭? 則彙括廣蒐, 又將不知其爲幾何。每欲勒爲一通之書, 集其大成, 纖悉靡遺, 以其事鉅而工博, 有未可以遽議而驟圖也。嘗所斷斷而姑未之克就, 有志者事竟成, 會當有遂此苦心之日矣。”正祖 : 《日得錄》五, 《弘齋全書》卷165, 頁12。

19 “《群書標記》分‘御定’和‘命撰’兩類, 前者爲其(正祖)親自編定, 後者爲其命閣臣編定, 但也往往親撰序引。” 張伯偉, 〈二十六種朝鮮時代漢籍書目解題(上)〉, 頁74。

	3卷	靜、知行、致知、力行、克己改過、立心處事、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出處、教人、人倫師友、讀書法、讀諸經法、論解經、讀史、史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易、書、詩、春秋、禮、樂、性理、理氣、鬼神、道統、諸子、歷代、治道、賦、詞、琴操、古詩、律詩、絶句、詩餘、贊、箴、銘	類》，後《朱子大全》
1794年	《朱書百選》6卷	摘錄朱子大全所收百篇書信	《朱子大全》
1798年	《朱文手圈》10卷	封事、奏劄、經筵講義、議狀、奏狀、申請、辭免、書、劄、雜著、序、記、跋、銘、箴、贊、表、疏、啟、婚書、上樑文、祝文、祭文、碑、墓表、墓誌銘、行狀、事實記、年譜、遺事、傳、公移	《朱子大全》
1799年	《雅頌》8卷	詞、賦、琴操、五言絕句、六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排律、銘、箴、贊、題辭、文	《朱子大全》
1800年	《朱夫子詩》12冊	詞、賦、操、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排律、五言絕句、六言絕句、七言絕句	《朱子大全》
1800年	《朱子書節約》20卷	學、性理、理氣、鬼神、經籍、禮、樂、道統、諸子、歷代、治道、文藝、賦、詞、琴操、古詩、律詩、絕句、詩餘、贊、箴、銘、題辭	先《朱子語類》，後《朱子大全》
1800年	《御定朱書分類》12卷	理氣、性理、學、經籍、禮、樂、聖賢、諸子、異端、歷代、治道、賦、詞、琴操、古詩、律詩、絕句、詩餘、贊、箴、銘、題辭、文	先《朱子語類》，後《朱子大全》

如〈表一〉所見，正祖朱子選本的文獻來源，除《兩賢傳心錄》抄朱熹《朱子大全》與宋時烈（1607-1689年）《宋子大全》“兩集中心法照應者，書若干篇，封事奏疏若干篇，雜著序跋若干篇，詩賦若干篇，合爲一書”，以見朱熹與宋時烈“兩賢心法之無不同”[20] 外，其餘或以《朱子大全》爲本，或兼採二書。

然而根據《群書標記》所載各篇朱子選本解題, 不難發現正祖編纂朱子選本的方式, 並非直接就《朱子大全》、《朱子語類》摘錄成書, 而是多以前人選輯成果爲基礎, 參校《朱子大全》、《朱子語類》二書, 進行重新編排與刪削增補的作業。例如今已不見原書的《紫陽子會英》, 在正祖親撰的解題中, 已闡明該書以李滉(1501~1570年)所編《朱子書節約》爲本。[21] 此外, 亦有朱子選本序文中不見其所本, 仍可透過其他文獻發現選本依據者, 如《朝鮮王朝實錄》純祖初年有以下紀錄："《兩賢傳心錄》……乃正宗朝抄出朱子書及先正臣宋時烈遺集, 御定彙編也。"[22] 表示正祖編纂《兩賢傳心錄》, 以朱子書及宋時烈遺集爲本。然而據《朝鮮王朝實錄》正祖三年記載, 正祖曾向宋時烈第五代孫宋德相(1710-1783)出示《兩賢傳心錄》, 言"其中朱文, 即先正所抄也。待其校讎, 而正其訛誤。"[23] 換言之, 正祖所謂朱子書, 非《朱子大全》、《朱子語類》二書, 而是依據宋時烈摘錄李滉《朱子書節要》、鄭經世(1568-1633)《朱文酌海》, 編成作爲肅宗朝經筵講義之用的《朱文鈔選》。正祖復以此書爲本, 編成第三手資料的《兩賢傳心錄》, 自有校對正誤的必要。[24] 又如正祖編纂《朱書百選》, 於該書解題嘗言："予既選《語類》、《大全》爲《選統》、《會選》、《會英》諸書, 復取其書牘, 約之爲百選。"[25] 曾任奎章閣閣臣的李晚秀(1752-1820), 亦曾提及此次選本編纂作業："粤自春邸時, 手編朱書, 刪定序次, 千取其百, 命之曰'朱書百選', 即吾夫子博文約禮之意也。"[26] 可見《朱書百選》的編纂應是以《朱子大全》、《朱子語類》二書爲本。然而正祖在〈華城聖廟告由文〉中, 已明確揭示《朱書百選》依李滉的《朱子書節要》爲準。[27]

值得注意的是, 透過目次的比較, 亦不失爲考察正祖朱子選本的編纂方式及其所本的辦法。如現今僅存唯一一冊, 收藏於奎章閣的筆寫本《御定朱書分類》6卷, 該書並無序文、跋文、刊記及刊行年、作者。[28] 奎章閣另藏有姜浩溥(1690-1778)編《朱書分類》54卷, 共計十二項分類, 分別爲理氣、性理、學、經籍、尚論、異端、歷代、君道、臣道、治道、人倫、人

---

20 正祖, 〈兩賢傳心錄序〉, 《弘齋全書》卷9, 頁18。

21 "予於乙未, 讀《朱子節要》, 每讀必幾十遍。每訖一卷, 必首尾紬繹, 以竟一帙。既竟帙, 又手鈔之爲三冊……總名之曰《紫陽子會英》。" 正祖, 〈紫陽子會英三卷〉, 《弘齋全書》卷179, 《群書標記》, 頁13。

22 《純宗大王實錄》卷1, 即位年(1800, 庚申)12月2日(庚戌), 第1條記事, 頁344。

23 "上以《兩賢傳心錄》出示宋德相……曰：'此冊凡四篇, 而其中朱文, 卽先正所抄也。待其校讎, 而正其訛誤, 當以一本賜卿矣。'"《正宗大王實錄》卷7, 3年(1779, 己亥)1月29日(甲寅), 第5條記事, 頁90。

24 金文植, 《正祖的經學與朱子學》, 頁252。

25 正祖, 〈朱書百選六卷〉, 《弘齋全書》卷180, 《群書標記》, 頁32。

26 李晚秀, 〈頒降《朱書百選》、《雅誦》于八道校宮關文〉, 《屐園遺稿》卷6, 關文, 頁112。

27 "選百朱書, 節要是準。準我大儒, 以詔後進。" 正祖, 〈華城聖廟告由文〉, 《弘齋全書》卷23, 祭文, 頁15。

28 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 〈《御定朱書分類》解題〉。

事, 各分類下再分爲各細項。二書相比,《御定朱書分類》除刪去君道、臣道、治道、人倫、人事, 增加禮、樂兩項分類外, 其餘完全一致。[29] 此一比較, 可資證明《日省錄》正祖22年4月19日的紀錄。

> 予教右議政李秉模(1742-1806)曰："卿曾見故知事姜浩溥所謄朱書乎？"秉模曰："臣曾未見之矣。"予曰"九十老人手自謄出 ,並與《箚疑》而無一闕漏。予方得此 ,而將欲參用於朱書編輯時矣。"[30]

由上述引文可知, 正祖曾留意姜浩溥所編《朱書分類》, 做爲日後朱書編輯之參考, 至於用於何書, 該紀錄並未明確提及。藉由《朱書分類》與《御定朱書分類》二書目次相比, 證實正祖以姜浩溥所編《朱書分類》爲本, 經過某種程度的修正, 編成《御定朱書分類》一書。

正祖朱子選本中,《朱子會選》、《紫陽子會英》、《朱子選統》三書今已失傳, 未能見其原貌。《朱子會選》、《紫陽子會英》二書的編纂方式, 本節已經有相關討論, 然而目前僅知《朱子選統》的文獻來源爲《朱子大全》及《朱子語類》, 卻未能證實該書即是由正祖自二書摘錄編成, 而沒有依前人選輯成果爲基礎進行編纂。是否可利用《群書標記》卷179所收《朱子選統》解題, 進行目次上的比對, 找出與他書的關聯, 進一步考察正祖編纂《朱子選統》的方式, 便成爲一項值得研究的課題。

三、正祖《朱子選統》與中國文獻之關係

關於《朱子選統》較完整的資料, 現今僅存《群書標記》卷179一篇正祖親撰的解題。該篇解題節錄如下：

> 朱子書 ,有《大全》,有《語類》……予於甲午年間 ,嘗熟復《大全》,以及於《語類》,閱屢朔工告訖。然其卷帙既博 ,領略甚難 ,不可無反約常目之資。辛丑 ,更取《大全》、《語類》,手自選錄 ,分門類編。其目曰小學、曰爲學之方、曰存養、曰持敬、曰靜、曰知行、曰致知、曰力行、曰克己改過、曰立心處事、曰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曰出處、曰教人、曰人倫師友、曰讀書法、曰讀諸經法、曰論解經、曰讀史、曰史學、曰大學、曰論語、曰孟子、曰中庸、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曰禮、曰樂、曰性理、曰理氣、曰鬼神、曰道統、曰諸子、曰歷代、曰治道、曰賦、曰詞、曰琴操、曰古詩、曰律詩、曰絶句、曰詩餘、曰贊、曰箴、曰銘。以蠅頭細字 ,淨寫三冊 ,庸作巾衍之藏。若使分編成書 ,當爲十餘卷 ,而先賢文字之以己意取捨 ,實有汰哉之嫌 ,則秖備予著工之要符足矣。

---

29 金文植,《正祖時代的思想與文化》, 頁144。

30 〈諭三餘御課五經刻役刻手等料布磨鍊題給〉,《日省錄》正祖22年戊午(1798)4月19日(癸丑), 頁386。

利用上述引文的目次, 比對早於正祖1781年編纂《朱子選統》前的其他代表性朱子選本, 如李滉《朱子書節要》、鄭經世《朱文酌海》、宋時烈《節酌通編》等書, 並未發現目次上的關聯。然而根據本文第二節分析, 正祖朱子選本的編纂多依前人選輯成果爲本, 非直接就《朱子大全》、《朱子語類》摘錄編成。據此原則, 筆者認爲朱子書既出於中國, 內容廣博繁多, 必有後世學者化博爲約, 編成朱子選本以垂後世, 而正祖以中國所出朱子選本爲本, 亦不無可能。考察正祖論及朱子書的言論中, 與中國朱子選本相關的紀錄, 有一條值得關注的文獻。

> 朱子書雖有康熙所編《全書》及我東《節要》、《酌海》、《通編》等名目 ,《語類》與《文集》終未有合成一書者 ,予甚恨之。[31]

如前所述, 正祖自世孫時期開始朱子選本的編纂, 其最終目的在於編成一部"一通之書"。由此可見, 朱子選本的編纂, 可說是爲完成此"一通之書"預作準備, 而以前人選輯成果爲本, 自然是爲蓄積化博爲約的實力。引文列舉康熙所編《全書》, 乃康熙於康熙45年(1706)命大學士熊賜履、李光地[32]等人, 以《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語類》爲底本, 進行"汰其榛蕪, 存其精粹"[33] 而編成之《御纂朱子全書》, 該書於康熙53年(1714年)8月以66卷刊印。康熙於康熙52年(1713)6月所纂的〈朱子全書序〉中, 闡明了編纂該書的動機。

> 至於朱夫子 ,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絶傳之學 ,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踐其實。……朕讀其書 ,察其理 ,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 ,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 ,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 ,非此不能外內爲一家。讀書五十載 ,只認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 ,故不揣粗鄙無文 ,而集各書中凡關朱子之一句一字 ,命大學士熊賜履、李光地素日留心於理學者 ,彙而成書 ,名之《朱子全書》,以備乙夜勤學。雖未能幾於寡過 ,亦自勉君親之責者。[34]

康熙命纂《朱子全書》, 將此書視爲知人知天、安定百姓、治理國家、統一學術的重要典籍。此一編纂動機, 正與正祖編纂"一通之書", 欲成就以朱子學教化天下的目的頗爲吻合, 由此不禁令人好奇二書之間的關係。請見〈表二〉。

---

31 正祖,《日得錄》五,《弘齋全書》卷165, 頁7。

32 "(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公六十五歲。……五月承修《朱子全書》。" 李清植纂,《李文貞公(光地)年譜》, 頁181-182。

33 〈御纂朱子全書提要〉,《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電子版, 子部一, 儒家類。

34 康熙, 〈御纂朱子全書 御製序〉,《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子部一, 儒家類。

〈表二〉《御纂朱子全書》與《朱子選統》之比較

	御纂朱子全書		朱子選統
學	卷一 學一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小學 爲學之方
	卷二 學二	存養 持敬 靜	存養 持敬 靜
	卷三 學三	省察 知行 致知	知行 致知
	卷四 學四	力行 克己改過 雜論立心處事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	力行 克己改過 立心處事 理欲義利君子 小人之辨 出處
	卷五 學五	教人 人倫師友	教人 人倫師友
	卷六 學六	讀書法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 史學	讀書法 讀諸經 法 論解經 讀史 史學
大學	卷七 大學一	總論 聖經	大學
	卷八 大學二	傳十章	
	卷九 大學三	論或問	
論語	卷十 論語一	總論學而第一	論語
	卷十一 論語二	爲政第二	
	卷十二 論語三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卷十三 論語四	公冶長第五	
	卷十四 論語五	雍也第六	
	卷十五 論語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卷十六 論語七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卷十七 論語八	先進第十一 顔淵第十二	
	卷十八 論語九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第十五	
	卷十九 論語十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孟子	卷二十 孟子一	總論 梁惠王 公孫丑 滕文公	孟子
	卷二十一 孟子二	離婁	
	卷二十二 孟子三	萬章 告子	
	卷二十三 孟子四	盡心	
中庸	卷二十四 中庸一	總論第一章	中庸
	卷二十五 中庸二	第二章至末章	
易	卷二十六 易一	綱領上	易
	卷二十七 易二	綱領下	
	卷二十八 易三	乾履	
	卷二十九 易四	泰至離	
	卷三十 易五	咸至未濟	
	卷三十一 易六	繫辭上	
	卷三十二 易七	繫辭下 說卦 序卦 雜卦	
書	卷三十三 書一	綱領 虞書 夏書	書

	卷三十四 書二	商書 周書	
詩	卷三十五 詩	綱領 三百篇	詩
春 秋	卷三十六 春秋	綱領 經傳附	春秋
禮	卷三十七 禮一	儀禮 周禮小戴禮 大戴禮	禮
	卷三十八 禮二	論考禮綱領 冠 昏 喪	
	卷三十九 禮三	祭	
	卷四十 禮四	雜儀	
樂	卷四十一 樂		樂
性 理	卷四十二 性理一	性命 性 人物之性	性理
	卷四十三 性理二	氣質之性命才附	
	卷四十四 性理三	心	
	卷四十五 性理四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	
	卷四十六 性理五	道 理 德	
	卷四十七 性理六	仁	
	卷四十八 性理七	仁義 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信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理 氣	卷四十九 理氣一	總論 太極 天地 陰陽 五行 時令	理氣
	卷五十 理氣二	天文 天度曆法附 地理潮汐附 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	
鬼 神	卷五十一 鬼神	總論 論在人鬼神 論祭祀祖考神祇 雜論祭祀鬼神	鬼神

<table>
<tr><td rowspan="6">道統</td><td>卷五十二
道統一</td><td>聖賢諸儒總論 孔子 顏曾思孟 孔門弟子 周子</td><td rowspan="6">道統</td></tr>
<tr><td>卷五十三
道統二</td><td>程子 張子 邵子</td></tr>
<tr><td>卷五十四
道統三</td><td>程子門人 楊氏門人 羅氏門人 胡氏門人</td></tr>
<tr><td>卷五十五
道統四</td><td>自論爲學工夫 論自著書</td></tr>
<tr><td>卷五十六
道統五</td><td>自著書序跋</td></tr>
<tr><td>卷五十七
道統六</td><td>訓門人</td></tr>
<tr><td rowspan="3">諸子</td><td>卷五十八
諸子一</td><td>老子 列子 莊子 墨子 管子 孔叢子 子華子附 申韓 荀子 董子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td><td rowspan="3">諸子</td></tr>
<tr><td>卷五十九
諸子二</td><td>蘇氏 王氏 呂伯恭 陳君舉 陳同父</td></tr>
<tr><td>卷六十
諸子三</td><td>陸氏釋氏附</td></tr>
<tr><td rowspan="2">歷代</td><td>卷六十一
歷代一</td><td>唐虞三代 春秋 戰國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 晉 唐 五代</td><td rowspan="2">歷代</td></tr>
<tr><td>卷六十二
歷代二</td><td>宋</td></tr>
<tr><td rowspan="2">治道</td><td>卷六十三
治道一</td><td>總論 王伯 封建 論官 用人</td><td rowspan="2">治道</td></tr>
<tr><td>卷六十四
治道二</td><td>財賦 賑恤 學校貢舉 論兵 論刑 諫諍 禎異</td></tr>
<tr><td></td><td colspan="2">卷六十五 論文 論詩 字學 科舉之學論醫學附</td><td></td></tr>
<tr><td></td><td colspan="2">卷六十六 賦 詞 琴操 古詩 律詩 絶句 樂府 贊 箴 銘</td><td>賦, 詞, 琴操, 古詩, 律詩, 絶句, 詩餘, 贊, 箴, 銘</td></tr>
</table>

儘管二書的編纂皆強調以《朱子大全》與《朱子語類》爲本, 然而〈表二〉所呈現的, 是兩書目次幾乎一致的事實。《御纂朱子全書》完成於康熙52年(1713),《朱子選統》完成於正祖5年(1781), 就時代先後而言, 正祖《朱子選統》一書的編纂, 應是以康熙《御纂朱子全書》爲本。欲證明此一影響關係,

必先考察《御纂朱子全書》的東傳時間。據《群書標記》紀錄, 正祖即位後, 興建作爲收藏中外圖書所的奎章閣, 並命閣臣徐浩修爲奎章閣藏書編目, 即今筆寫本《奎章總目》一書。該書卷3"皆有窩丙庫"子部儒家類中, 正好收有《御纂朱子全書》一書。[35]

> 予於丙申初載 ,肇建奎章閣于內苑 ,以奉謨訓峙圖籍。既又購求九流百家之昔無今有者 ,幾數千百種 ,遂命閣臣徐浩修著之爲目。每書之下 ,標其撰人姓名及所著義例 ,或節取序跋 ,以見其規模之槩略。……凡經之類六十、史之類一百二十、子之類一百四十八、集之類二百七十九。繼此而購得者 ,將隨得隨錄也。[36]

由上述引文可知,《奎章總目》所收書目爲當時奎章閣之藏書, 由正祖於辛丑年(正祖5年, 1781)命徐浩修編目, [37] 正好與《朱子選統》完成年代相同, 可知在徐浩修編目前, 該書必然早已藏於奎章閣。實際考察《通文館志》第四冊卷十〈紀年續編〉, 於"景宗大王三年癸卯"一條下, 出現如下紀錄。

> 禮部咨雍正元年七月二十日。皇帝賜朝鮮國王《御纂周易折中》全部、《御纂朱子全書》全部、御製法瑯碗十箇…… ,交與正使密昌君李樾等 ,相應知會該國王祗承可也。[38]

景宗3年(1723), 密昌君李樾(1677-1746)任登極陳賀使, 與副使徐命均、書狀官柳萬重於當年四月出發, 前往北京祝賀雍正登極。雍正帝於同年七月二十日召見朝鮮使臣, 賜給朝鮮國王《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朱子全書》及各項珍寶, 密昌君李樾於同年攜回朝鮮。至此可以確定, 康熙《御纂朱子全書》於1723年已傳入朝鮮, 正祖編纂《朱子選統》即是據此爲本。由此可見, 正祖素有就朱子書編成一部"一通之書"的心願, 在《御纂朱子全書》傳入朝鮮後, 見康熙已完成一部"朱子全書", 興起效尤之心, 乃以此書爲本進行《朱子選統》的編纂。《朝鮮王朝實錄》中, 正祖對經筵諸臣的一席話, 證明了此一意圖。

> 上謂筵臣曰："夫子嘗曰『述而不作』,予之平生工夫 ,在於一部《朱書》。予年二十時 ,輯《朱書會選》,又與春、桂坊抄定註解 ,又點寫句讀於《語類》。三十時 ,編《朱子會統》,又証定故儒臣韓億增所編《朱書》,又編《紫陽會英》及《朱書各體》。四十後編閱《朱書》者多 ,而近年又輯《朱書百選》。而昨年夏秋 ,取《朱子全書》及《大全》、《語類》,節略句語 ,又成一書 ,名曰《朱子書節約》。近又留意於《朱子大全》及《語類》,與其外片言隻字之出於夫子之手者 ,欲爲集大成 ,編爲一部全書。待其編成 ,將別搆一室于宙合樓傍 ,奉安朱子真像 ,竝蔵全書板本於其中。予於朱夫子 ,實有師事之誠 ,所以欲如是也。"[39]

---

35 徐浩修,《奎章總目》卷3, 皆有窩丙庫, 子部, 儒家類, 頁190。

36 正祖,〈奎章總目四卷〉,《弘齋全書》卷183,《群書標記》, 頁9。

37 "辛丑秋, 命原任直提學徐浩修撰《奎章總目》。"《奎章閣志》(再草本), 尊閣第六, 藏書, 頁402。

38 金慶門,〈紀年續編〉,《通文館志》下, 第4冊, 卷10, 頁13。

正祖之於朱子, 實有師事之誠, 其平生之功夫在於一部《朱書》, 自幼勤讀朱子書, 即位後據前人選輯成果彙編各類朱子選本, 以作爲最後編成一部集大成朱子書的嘗試。從今日流傳下來的正祖朱子選本, 不難窺見正祖這樣的意圖。然而其中《朱子會選》、《紫陽子會英》、《朱子選統》三本朱子選本早已失傳, 僅能透過《群書標記》中正祖的解題考察編纂動機與書中目次。本文由佚本《朱子選統》著手, 取得該書目次訊息, 再從正祖多依前人選輯成果爲本, 重新分類或刪削增補以編成朱子選本的編纂方式, 與早出《朱子選統》的中國、韓國現存朱子選本相比, 發現《朱子選統》依據康熙《御纂朱子全書》編成的事實。康熙命纂《朱子全書》, 將此書視爲知人知天、安定百姓、治理國家、統一學術的重要典籍。此一編纂動機, 正與正祖編纂"一通之書", 欲成就以朱子學教化天下的目的頗爲吻合。足見正祖藉由效法康熙《御纂朱子全書》編成《朱子選統》, 以作爲日後編纂"一通之書"的嘗試。這項史料關聯的發現, 不僅證實正祖對海內外朱子書的廣泛閱讀, 也證明正祖朱子選本所本跨足海內外文獻, 更確認了正祖亟欲就朱子書編纂"一通之書"的積極態度。

四、結語

自朝鮮王朝建立以來, 大力推行"崇儒抑佛"政策, 儒學發展進入前所未有的全盛期。十八世紀後, 被譽爲朝鮮王朝文藝復興君王的正祖, 尤其推崇朱子學作爲儒學的重要一環, 並親自進行朱子選本的編纂, 自世孫時期至1800年辭世的27年間, 共編纂十冊朱子選本。

正祖編纂朱子選本的原因, 在於朱子書卷帙繁浩, 初學者不能短時間內掌握朱子思想要旨, 又深感時人"博而寡要, 擇而不精"的缺點, 於是親纂朱子選本, 欲達到"博以至於約, 約以至於大成之義"的目標, 而其終極目標, 更在於成就"一通之書"。正祖朱子選本的文獻來源, 雖皆爲《朱子大全》、《朱子語類》, 然而考察其編纂方式, 並非直接摘錄上述二書, 而是依前人選輯成果爲本, 再由正祖重新分類或刪削增補。由此可見, 正祖朱子選本的編纂, 亦可說是爲完成此"一通之書"預作準備, 而以前人選輯成果爲本, 自然是爲蓄積化博爲約的實力。正祖所編十冊朱子選本, 今日僅存七冊, 其中《朱子會選》、《紫陽子會英》、《朱子選統》三冊已經失傳。幸而正祖親撰三冊朱子選本之解題, 仍收錄於正祖詩文集《弘齋全書》卷179至卷184的《群書標記》中。

本文利用《群書標記》所收《朱子選統》解題, 與他書目次相比, 發現在韓國雖沒有目次相似的書籍, 在中國卻與康熙《御纂朱子全書》的目次極其

---

39 《正宗大王實錄》卷48, 22年(1798, 戊午)4月19日(癸丑), 第1條記事, 頁81。

相似。考察二書完成時代,《御纂朱子全書》成書較《朱子選統》早70年, 並於1723年傳入朝鮮。又康熙《御纂朱子全書》一書的編纂動機, 乃欲編成一部富國安民、統一學術的重要典籍, 與正祖完成“一通之書”, 以朱子學教化天下的心願頗爲吻合。本文認爲, 在《御纂朱子全書》傳入朝鮮後, 正祖見康熙已完成一部“朱子全書”, 興起效尤之心, 乃以此書爲本進行《朱子選統》的編纂。這項史料關聯的發現, 將可提供未來正祖朱子學研究一項新的資料。

■ 投稿日：2018.10.31 / 審查日：2018.10.31-2018.11.29 / 刊載決定日：2018.11.29

参考文獻

安　珦, 강성위、강성준、서광호共譯：《國譯晦軒先生實記》, 榮州：瑞林社, 2000。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主編,《經學研究集刊》特刊,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2009。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 首爾：探求堂, 1970。
金　鎬,〈《古今圖書集成》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東華漢學》, 臺灣：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0年第11期。
金起賢,《朱子學在朝鮮朝的流衍及其影響之研究》, 臺灣：私立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6。
金慶門,《通文館志》, 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 2006。
金文植,《正祖時代的思想與文化》(정조시대의 사상과 문화), 首爾：돌베개, 1999。
_____,《正祖的經學與朱子學》(정조의 경학과 주자학), 首爾：문헌과 해석사, 2000。
李奎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 首爾：東國文化社, 1959年1月。
李清植纂,《李文貞公(光地)年譜》, 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六十三輯,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李甦平,〈朱子學在高麗時代的傳播與發展〉, 江西：《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44卷第1期, 中國：2013年1月。
李晩秀,《屐園遺稿》,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 第268冊, 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 2001。
民族文化推進會譯,《國譯國朝寶鑑》, 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 1999。
《日省錄》, 首爾：首爾大學圖書館, 1991。
首爾大學奎章閣編,《奎章閣資料叢書　官署志篇　奎章閣志》, 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 2002。
徐浩修,《奎章總目》, 收入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 第1冊, 中國：中華書局, 2004。
《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電子版, 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9。
〈《御定朱書分類》解題〉, 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http://kyujanggak.snu.ac.kr)。
張伯偉,〈二十六種朝鮮時代漢籍書目解題(上)〉, 北京：《文獻季刊》, 2005年第1期。
正　祖,《(藏書閣貴重本)弘齋全書》, 首爾：文化財管理局藏書閣, 1978。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of Zhu Xi's Books by King Jeongjo and Chinese Philology: Focusing on the *Juja Seontong* 朱子選統

LIN Yu-Yi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examined the source and compilation method of collected works of Zhu Xi by King Jeongjo through the articles in the *Gunseo pyogi* 群書標記 written by King Jeongjo. I found that King Jeongjo used to refer to many previous collected works of Zhu Xi by Joseon scholars, instead of using the original source of *Zhuzi daquan* 朱子大全 and *Zhuzi yulei* 朱子語類 directly when he compiled collected works of Zhu Xi.

Amo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u Xi compiled by King Jeongjo, the *Juja seontong* 朱子選統 was lost but the preface remains in the *Gunseo pyogi*. By this article, the contents can be confirmed. By comparing the contents of Jujaseontong with the previous collected works of Zhu Xi, which are remaining in Korea and China, I found out the *Juja seontong* by King Jeongjo and the *Yuzuan Zhuzi quanshu* 御纂朱子全書 by Emperor Kangxi both share exactly the same table of conten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King Jeongjo found out Emperor Kangxi already completed Zhu Xi's works, *Zhuzi daquan* 朱子大全 and *Zhuzi yulei* 朱子語類, after the *Yuzuan Zhuzi quanshu* was brought into Joseon. King Jeongjo planned to compile the *Juja seontong* based on this book as a trial to compile the most perfectly collected works of Zhu Xi for Joseon scholars. The analysis of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data can provide us with new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Neo-Confucianism by King Jeongjo.

Keywords: King Jeongjo, Emperor Kangxi, *Juja seontong*, *Yuzuan Zhuzi quanshu*, Neo-Confucianism